

入市

《走入一座拼裝的城市》

妳甚少離開妳居住的城市，但也稱不上了解它。妳無能像一般學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一樣侃侃而談這個城市的失業率和文化建設、或這是不是一個貴族化社會等等議題，妳對於這個城市的觀感全由妳自身發生，就是那些細緻、微物、偏狹的感想。妳習慣於認為自己居住在一個拼裝的城市，一天之中，每個不同的時刻，這座城市(一定經由某種隱匿的程式安排)派出自身中不同部分的零件，呈現在妳面前，一旦妳一轉身、或特定時間一過，城市就改變了它的面貌。妳每天生活其中，漫遊在這個巨大、瀰漫煙塵的城市、穿梭在每個細小零件的罅隙之間，妳確信自己在城市深灰龐然的陰影中看見一些光和美麗的顏色。這個時代裡，妳已經生於安樂，那些五彩折光確實感悟了妳¹，使妳不致老於生活。

《漫遊》

自從有了捷運後，像妳這種連台大跟龍安國小都分不清楚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四處遊蕩了(是啊，妳只需擔心離妳家最近的站究竟是哪個?)捷運線路悄悄成爲城市底下激流的人造血脈，發出一種嗡嗡的聲響。妳覺得捷運和摩天大樓真堪稱「文明」的最佳代言雙璧：整齊、規律、煩鬧不堪。每個禮拜妳都有幾天要走進捷運站，呼吸著裡頭特有的混和著人體、金屬和灰塵味道的空氣，看著電扶梯上緩緩升降的人群，妳明知不能期待美麗的事物，偶爾卻還是被遊蕩在某個捷運站的出口、奏著手風琴歌唱的賣藝老人感動得說不出話。這個城市可以遊蕩的地方這麼多啊，但是沒有一個人爲了地底下美麗的手風琴聲停駐。而且和捷運各站結合的種種吃喝玩樂的「XX一日遊」行程推出後，根本只是加速妳遺忘捷運沒有經過的地方。

當妳把自己塞進擁擠、快速行進的車廂中時，妳驚愕地發現車子裡每個人都是目的論者。故宮、史博館或北美館，隨便什麼地方，整車之中，妳看不見有哪個人會緩緩抬頭、想像自己的上方是什麼樣子。妳老是幻想當妳正在地底快速前行之時，地面上的世界會不會偷偷地改換面貌？真的是妳在移動嗎？或者是所有的車站其實都是同一個，只是在出口依照每個人的需要換上中山堂、兩廳院或紅樓劇場？妳想起雷光夏有一首創作曲目叫做《敗帝國》²，整首曲子正是以美國紐約地鐵空洞的轟隆聲爲背景，妳真的越聽越感覺到一股頹敗的哀傷。

文明是快速的，高聳的，也是膚淺的，捷運只能替換不同空間，而不能帶妳

追上時間。妳想起自己九月時在日本京都的快樂，妳沒有朱天心《古都》的感懷，妳只是喜愛那些低矮的房子。爲了維持古都的風貌，京都的樓高受到嚴格限制，這是妳第一次看見大規模的空間可以保留如此令人感動的時間。好吧，妳承認紫藤廬裡的確有一些年老的時間存在、中山北路也有它浪漫的年華，可是當妳漫遊其中時，周圍高聳逼人的「文明」總在冷冷地騷擾妳，只有在京都一片低矮、蘊藉的巷弄間，妳才能放鬆地觸摸文化和歷史的溫度。

當然，妳不可能永遠當一個俗稱的文藝小青年，妳仍舊需要去台北車站買不辨真偽的便宜貨，也和友人去淡水、美麗華、貓空或者九份笑鬧一番而後茫然以歸，更不用提每週必定有人約妳去西門町、東區、公館或信義商圈一帶，把那邊的土地象徵性地踩踏一番——活像動物在宣示領土範圍，再一起感嘆著錢包將空，胡不歸？這個時代連「隱居」和「出世」都變成商品和套裝旅遊，這個城市不論妳走到哪都不脫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幾無選擇、也毫無自命清高之必要了，妳只有些微不甘。

於是妳暗暗謀劃自己一個人漫遊。

但是，當那一天真正到來時——毫無預警地妳就翹了整天的課，並且非常宿命地睡過頭以及一出門就忘記帶所有該帶的課本。一瞬間，整個城市中再也沒有人知道妳會去哪裡，卻是妳自己赫然驚異於自己的行蹤了。妳沒有在台北光點看整天的電影，也沒有去挪威森林喝一個下午的愛爾蘭咖啡佐書，沒有去永康街的沅河靛吃法式料順便欣賞滿屋中國古董家具，晚上更沒有去河岸留言聽蘇打綠或女巫店聽胡德夫唱歌……簡而言之，妳還是沒有出現在那些妳平日老是抱怨沒時段去的地方。

妳先是去漫畫店看了整套的《20世紀少年》，然後信步逛進一個菜市場，什麼都沒買而只是想聽人們吆喝的聲音。而後又在師大的巷子裡發現一家自妳小學後就沒再看過的傳統雜貨店，因而欣喜地徘徊其中。中午隨便買了一杯印著貌似蛇髮女妖圖騰的咖啡，便走進大安森林公園裡遊蕩，公園裡陽光燦爛，妳哼著那齣可愛的音樂劇《In to the Woods》主題曲，並開始踩自己的影子。影子一邊逃逸一邊帶著妳走出公園，妳走進國樂樂器行閒逛，整修琵琶的師父抬眼望了妳一秒又低下頭去，妳安閑地嗅著店裡特有的松香、樟腦和新進紫檀胡琴的氣味。下午的空氣是甜甜的橙色，後來妳慢慢想起小學時常和同學上課時偷偷玩的「尋寶圖遊戲」：需要不停在路口猜拳並選擇往左或往右，最後才能走到圖末粗魯塗鴉的寶藏。妳難以知曉自己究竟做了多少個路口的選擇？讓自己在這一天，去了這些地方；在這個時間，來到這間隱匿在林立高樓間的樂器行裡、嗅著薰香的空氣，

找到那個以粗黑、隨性筆劃勾勒的，名叫「生活」的寶藏。

〈書店〉

身為一個路痴，妳還是必須在這個城市裡生存。恰巧妳居住在首都中，而且還是在被人們稱為文教區的地方，這裡的確比其他地方多了更多書店，多到可以成為妳在這個城市中的定位座標。對妳來說，師大跟台大的共同點並不是都有好吃的夜市或都換了校長，而是兩家學校旁都開了舊書絕對賣不到好價錢的茉莉書店。妳會在自家旁的新生南路上迷路，但卻找得到隱匿在巷弄中的女書店、晶晶書庫和唐山書局。或者妳到現在搞不清楚靈糧堂跟懷恩堂各在何方，但卻能在國中時就學會翹課一個人騎腳踏車去誠品敦南店。

妳確實極愛逛書店。但是，現在這個城市裡，有多少家書店給妳「逛」呢？東方書局關了，而重慶南路快變成「參考書」街；女書店前幾年也極危險，並且往往充斥著焦慮的女性主義幽靈們大聲叫喊；水準書局是倉庫而不是書店不列入考慮，（當然還是因為妳不想爲了二十塊的折扣，出賣靈魂給總是振振有詞的老闆）；政大書局的老闆娘太厲害，一下子就爲妳找到書，當然也就逛不成；金石堂根本是文具店……似乎誠品是個不錯的選擇：符合布爾喬亞氣息、成套的消費網絡、設計良好的空間和分類不錯的書。妳上次才從報紙看到這家書店已經國際知名，「足以代表台灣知識多元……的著名書店」，妳一看就笑了，這些人一定沒有見識過真正深夜時的誠品。報紙上寫的凌晨一兩點不算什麼，到了三點之後，誠品敦南的面貌是這樣有趣而卑微，妳覺得這才是生存於這城市中的人真正的樣子。

這個城市並沒有想像中光鮮。妳一個人坐在誠品的咖啡吧裡，連誠品音樂都關了。晚上十一點妳剛剛到時，這裡還維持著報紙上說的形象：知性、優雅、矜貴、富國際性……但到了凌晨三點，妳開始看見身旁三三兩兩男子們手牽著手挑揀一些肉色的書籍，衣著亮麗的上班族小姐拿著言情小說蜷縮在樓梯邊快要睡著，優雅地站著翻檢《誠品選書》的人漸漸移開腳步，變成坐在地上隨便看著同志或情色雜誌並口吐醜陋語言。

突然間，妳有一種微痛的體悟：這其實並不荒謬，而只是生活。

妳坐著喝那一小杯瑪其朵咖啡，轉頭見隔壁桌的人也趴著睡去，這個城市真正的樣子現在才顯現：在貴族化、菁英化的硬殼中，疲累而狼狽地生活，然後睡眠，經過短短三四個鐘頭睡醒後，繼續貴族化、菁英化地生活下去。

凌晨五點，妳偶然抬頭望向窗外淺白慘澹的天空，忽然間，行道上一排路燈

在你眼前霎時熄滅！白天這樣截然地被宣告到來，你想時間真的如此易於分割嗎？這個城市的人太習慣切割自己的時間了(看看誠品眾多的月曆、週曆賣得多好！)而在他們棄自己分裝打包的時間(熬夜、翹課翹班、夜不歸營)於不顧時又這樣難堪。然後你開始反省自己為什麼總在翹課或翹家時選擇去逛書店？或許是你預知了自己的狼狽吧，你終究逃不開時間無理、粗糙的流動：搭捷運回家、照表上課……你只想讓自己的反叛變得稍微值得和美麗：看見《杜英諾哀歌》又出了新譯的中德對照本、看見窗外一整排路燈剎時熄滅、聽見誠品音樂裡放著 Eleni Karaindrou 的電影配樂、看見夜半的敦化南路一片蒼茫、流浪漢在賓士車燈和霓虹招牌璀璨的照耀下掙扎求乞……你覺得這樣就夠了，你已經知道了更多更多。

〈夜宴〉

迥異於早上八點鐘敦化南路上優雅的早餐或是東區富麗的下午茶點，夜晚的城市捨棄了白天精緻的歐式風格和堂皇的中式饗宴，罷黜了幾乎所有要花時間等待或花心思欣賞的食物。宵夜時間幾乎沒有人品味花式維也納咖啡的優雅，或一口口慢慢品嚐溫熱的巧克力瑪芬搭配鮮奶油花飾，半夜兩三點觸目所見，不是「X99 火鍋吃到飽」就是「X99 自助燒肉」，再不就是最低消費五十元的混合吃食店。(當然狂歡中的 pub 及安和路上高檔的 lounge bar 從外表是不易發現的，近年他們正流行低調的奢華。)

如果你一個人，你當然可以在泰順街的多鬆喝酒看漫畫雜書到兩點，當然可以在河岸留言或 the wall 聽 band 到十一點半，或者逐流在人潮洶湧的夜市裡隨便買點什麼放到嘴裡啃噬。但可惜的是，人類是集體覓食的物種，你還是跟著朋友們去吃羊肉爐、麻辣鍋、韓國烤肉或日式燒烤，稍微有情調一點就去碧潭邊走走，但殊途同歸，最終還是一夥人坐在河岸邊綿延千里的海、山產店裡。

你想大概人類從沒有把文明的習慣內化成自己的本能吧！宵夜時刻，往往一張桌子湊合著擠了好幾批不同人馬，這一群雜食性動物在店家把食物丟上桌後便一擁而上，啃食乾淨後才開始百無聊賴地嗅聞身邊認識或不認識的他者。完全看不出來這些人在白天會做些諸如前三天訂位、牛排五分煮成七分便要求退換、用餐一定會等對方餐點到齊後才開動……等等有禮的規矩。你想如果真有造人的神，一定也喜歡在宵夜時刻巡視人間吧：那才是它最初塑造人類的樣子啊。

不過，在一日之中無數與他人一起的進食行為裡，你真的最喜歡宵夜。早餐對你來說是灌食，「商業」午餐你聽了就怕，下午茶在這個海島國家根本多此一舉，晚餐則淪為應酬交際或是展示小孩……在宵夜時間，雖然人會變得有些野

蠻，但至少「用餐」能夠回歸到最初的本質上：吃東西。宵夜時人們吞下了最厚重的食物，而擁有最輕盈的情緒；捨棄了各種文明的表層，回歸人性原始的底部。

〈生活〉

對妳來說，什麼是生活？生活是建立在人之上呢？還是事件上？生活應該在時間還是空間中存在？妳想自己可能從來不曾「活在當下」，因為對妳而言，生活的美麗和意義，只有在對未來的預想和對過去的懷想中才冉冉浮升。

或者妳可能老是「生活在他方」呢？但這個「他方」，一定是個「沒有名字，只有存在。沒有地圖，只有方向。」的遙遠之所³，是否妳總在不斷兇猛流逝的時間巨流中，仰視，掙扎著去抓取一個美好生活的鏡像？

又或者妳想 Calvino 說對了，我們都生活在地獄裡⁴，但妳覺得自己更像馬可瓦多⁵，不停地看見妳自己置於城市和自身的荒謬之中，依舊安然生活。這個城市或許灰黑而醜陋，時常充滿小丑般的苦笑，但妳還是找到一些柔軟的地方，讓生活平穩降落。

¹ 歌德 《浮士德》「我們是在五彩折光中感悟人生」

² 雷光夏《<http://summerplanet.com>》專輯 Sony Music

³ 鍾文音《裝著心的行李》 星月書房

⁴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Vintage

⁵ Italo Calvino 《馬可瓦多》 時報出版